

【人生随想】

世界杯寄托了男人的侠客梦

□雨茂

我生在偏远的农村，学校没有足球场，我小时候从没有踢过足球，更没有看过足球比赛。上了大学，我才第一次看到足球场。同学中有爱踢足球的，有几个还很狂热，经常利用午休时间过球瘾，下午踩着上课铃声鱼贯而入，阶梯教室里弥漫着浓浓的汗臭味，老师瞪目，女生掩鼻。

同宿舍六个同学，其中三个足球迷，当他们十分起劲地谈论足球时，我还对22个人抢一个足球而且比分经常是0:0的游戏不以为意，心想：人最灵巧的是手，他们却要用脚来踢球！但球迷就是球迷，他们对足球的热情并不因某些人的不屑一顾而减少，谈论足球仍然是宿舍“卧谈会”的主题，足球一直是男生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发现，对足球狂热的男生不少，其中又以来自城市的学生居多。在这样的足球氛围中，我也渐渐地被“熏”成了半个球迷，知道了越位、犯规、点球、任意球是怎么回事，知道了法力无边的马拉多纳和他神奇的“上帝之手”。

有人说，女人看球时永远看的是人，所以帅哥云集的意大利队在中国广受欢迎，所以贝克汉姆到哪里都是尖叫声一片——潜台词是男人在看球，因为只有男人才真正懂足球。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，任何一项体育活动要受人关注，必须有超级球星的引领作用，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对此早有论述，不承认这点，人们就无法解释贝利、马拉多纳、齐达内、罗纳尔多、梅西等人广受追捧的原因。事实上，许多人是因喜欢球星才逐渐接受和喜爱他们所从事的运动的。

因为生活条件所限，我读大学时才开始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，确切地说，是从1994年第15届美国世界杯开始的。在那之前，我一直是球迷同学鄙视的足球盲。当时最大牌的球星是老球王马拉多纳，罗伯特·巴乔、罗马里奥则风头正劲，正行进在成为新一代球王的路上。他们仨就像分属不同门派的侠客，老侠客统治江湖多年，年轻侠客必须战胜他才能确立江湖地位，而世界杯就是华山论剑的决斗场。

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第一篇足球日记写于1994年6月26日。前一天晚上，我与三个同学一起到一位老师家里看球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熬夜看球。凌晨0点30分，先观看了荷兰队与“红魔”比利时队的小组赛，两队实力非常接近，荷兰尚攻，比利时重守，但比利时踢得更谨慎、更有章法，荷兰则破绽百出，赛前被人一致看好的“冰王子”博格坎普状态全无，荷兰队最终以0:1输掉了整场比赛。虽然广受球迷喜爱的荷兰队输了球，但大家都不沮丧，因为后面还有更大的期待。

凌晨3:50以后，万众瞩目的阿根廷对尼日利亚的重头戏开幕了。在此之前，媒体热炒的除了巴西队能否成功卫冕外，就是火线复出且已经34岁高龄的马拉多纳能否再次带领阿根廷队创造奇迹。老球王果然不负众望，虽然不如前两届世界杯那样骁勇善战、勇猛异常，但是其娴熟的盘带技巧与妙到毫巅的组织进攻能力仍让

人叹为观止，“风之子”卡吉尼亚的两粒进球都与他有关。“非洲雄鹰”尼日利亚队虽然球员年轻，速度快、脚法细腻、球风剽悍，但由于缺少像马拉多纳这样的中场灵魂人物盘活全队的进攻与防守，锋线上又没有表现突出的箭头人物，虽然率先破门，还是遗憾败北。

就在这场比赛后，老球王的尿检呈阳性，被逐出世界杯。缺少马拉多纳的世界杯并不缺乏精彩，比如总是在关键场次拯救意大利的巴乔，比如性格张扬的巴西球星罗马里奥，决赛最终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展开。略带忧郁气质的意大利球星一脚踢飞了关键点球，在我心中，一直定格着一幅影像——留着小辫子的巴乔在十二码处叉手垂头，湖蓝色的眼睛里泪光闪烁，落寞的神情让人心碎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成了世界杯的常客，足球也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

儿子出生后，我带着他看足球转播，他在我怀里目睹中国队在五里河球场闯进世界杯，目睹进球功臣于根伟高举双手的纵情释放，当时儿子不到两岁。中国队进入世界杯后，足球在中国广受关注，盛况空前的韩日世界杯吸引了无数球迷。从伤病中恢复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蓄着锅铲样的发型，因与中国年画里阿福的发型相似，被称为“阿福头”。顶着怪异发型的罗纳尔多仿佛研习了绝世神功独孤九剑一般，不仅刺破了中国队的球门，还在四名土耳其球员的围堵中一剑封喉，连运动战零失球的卡恩也只能无奈地充当背景板。那是罗纳尔多的世界杯。

因为常看球，儿子受到影响，不仅成了球迷，还爱上了踢足球，一直都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。孩子上大学后，我去看他，正赶上校内足球决赛，他踢满全场，助攻一球，踢进一球，带领球队赢得冠军奖杯。看儿子胜利后的神情，仿佛他是无所不能的侠者，剑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

我突然想起了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。当时我在外地出差，在宾馆里熬夜观看了决赛。打进制胜球的德国球星格策发足狂奔，像傲视天下的王者，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捂嘴惊喜，像偶遇意中人的少女。阿根廷球星梅西近距离凝视大力神杯的镜头让人想起了落寞的巴乔，他可能不会想到，这是他此后八年来距离金杯最近的一次。本届世界杯，他已经35岁了，还能书写迟暮英雄的最后传奇吗？

世界杯寄托了男人的侠客梦，有人在这里捧起国家、民族的精神图腾，成就个人层面的英雄传奇，有人在捍卫荣誉中折戟沉沙，孤独远去。球迷则通过观看比赛满足各自内心的英雄崇拜，旁若无人地释放荷尔蒙，慰藉他们压抑许久的侠客情结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晏璧和他的《七十二泉诗》

□戴永夏

明朝永乐二年(1404)，江西庐陵(今吉安市)人晏璧从徐州调来济南，出任山东按察司司法(管司法的官)。他虽是行政官员，却能诗善文，对济南的山水十分热爱。他利用业余时间，跟同事一起，登千佛，游明湖，赏名泉，在充分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，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，遂将济南的七十二名泉一一写诗记之，这就是著名的《七十二泉诗》。

《七十二泉诗》是晏璧对济南名泉的真实写照。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和体验，展开丰富的联想，辅之以典故趣闻或传说故事，并运用比喻、夸张等修辞手法，多角度、多侧面地描绘出济南名泉的美丽多姿。这些诗新鲜活泼，简洁生动，言简意深，通俗易懂，向为人们所喜闻乐见。

晏璧写泉，擅长从声音上描写。如写《黑虎泉》：“石蟠水府色苍苍，深处浑如黑虎藏。半夜朔风吹石裂，一声清啸月无光。”用虎啸来形容泉声的雄壮、高亢，从而表现出黑虎泉水势的旺盛和气势的壮阔，极为形象生动。再如写《鹿跑泉》：“泉声清似鹿呦呦，逝者如斯日夜流。灵囿料应非宿昔，靡芜杜若满沧洲。”用呦呦鹿鸣来形容泉声的清丽悠扬、悦耳动听，恰切又生动。若不是长流不息的清泉，怎能发出如此美妙的泉声？

他还爱从形态上写泉，如写《悬泉》：“百尺流泉石上悬，龙归洞口散晴烟。曾从五老观飞瀑，倒挽银河落九天。”悬泉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一处悬崖峭壁上，泉水从高处流下，长年奔涌不息。夏季丰水季节，山水和泉水汇成瀑布，飞流直下，声传数里，蔚为壮观。晏璧的诗，以夸张写真实，用“百尺”形容泉之高，用“石上悬”形容泉之险，“龙归洞口散晴烟”更显激流飞腾之势，而“倒挽银河落九天”一句进一步道出悬泉的气势豪迈和美丽壮观，给人以美不胜收和惊心动魄之感。

《七十二泉诗》中还有一部分诗是从味道上写泉。济南的泉水清冽甘美，自古闻名，古人便据此给这些泉水起了十分动听的名字。晏璧又大加发挥，在诗中进行了形象描写。如写《甘露泉》：“盘谷清泉一派长，味甘却似饮天浆。何须沆瀣分仙掌，滴滴斟来透骨凉。”这是说甘露泉水像天浆一样甜美清爽，有了它，何须用仙掌去接天露呢？他在《西蜜脂泉》中进一步写道：“西池泉味比东强，何必天寒割蜜房。莫道脂甘能悦口，试将一饮胜天浆。”这是说西蜜脂泉水更加甜美，简直胜过天浆。还有湛露泉水“泉如湛露味甘香”，浆水泉水“泉流乳窦比琼浆”……这些大胆夸张的诗句，看似言过其实，却让人更真切地体会到泉水之美。

晏璧的诗还巧用许多历史典故和传说故事。济南的泉水，不但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，也有着丰厚的

历史文化底蕴。晏璧在咏泉诗中巧用了许多典故和传说故事，进一步丰富了名泉的文化内涵，使之风采别具、五彩斑斓。如《杜康泉》一诗：“甘泉一脉舜祠下，此地千年说杜君。不是重华常嗜酒，几卮聊借解南熏。”“此地千年说杜君”一句，就用了杜康在济南造酒的传说。“杜君”指杜康，传说他是我国最早造酒的人，为了酿造美酒，他遍访天下名泉。一日，他来到济南，见城里城外遍布泉水，清冽甘美，喜不自胜。可是，泉这么多，哪处最好呢？正当他踌躇不定之时，朦胧中忽见几位仙女从天上飘然而至。她们手捧金质水盂，来到舜庙西南方一井泉旁，从中取了泉水又飘然离去……杜康一觉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他按梦中所见来到舜庙旁边，果见有一井泉。取水品尝，甘美无比。于是，他使用此泉之水酿出了世间最好的美酒……再如《孝感泉》一诗：“齐城孝子格天心，井涌清泉冽且深。跃鲤卧冰非好异，流传胜事到于今。”四句诗就用了两个典故。“齐城孝子格天心”一句，说的是孝子刘琮孝敬老人的故事。“跃鲤卧冰非好异”一句，用了二十四孝中“卧冰求鲤”的典故：晋朝有个叫王祥的人，幼年丧母，继母朱氏待他不好，常在其父面前说他的坏话，离间他们父子关系。然而当继母病了，想吃鲤鱼，河里结冰无法捕鱼，王祥却不计前嫌，赤身卧于冰上，祈祷神灵赐他以鲤。他的孝心真的感动了神灵，让河冰裂开一条大缝，从中跃出两尾鲤鱼来。王祥见了大喜，急忙捧回家中奉养继母……他的美德，一时传为佳话，人们都称赞他是人间少有的孝子。

由于晏璧的诗写于明永乐年间，距离金人立《名泉碑》已200多年。这期间许多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，再加上人为因素的影响，致使有的泉消失了，有的泉新生了；有的泉兴旺了，也有的泉衰落了……这些变化，也使晏璧《七十二泉诗》中的泉跟金代《名泉碑》上的泉不完全一致。

尽管晏璧并非著名诗人，他的《七十二泉诗》也只是业余之作，但它在济南的影响却相当深远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二：一是自古以来，晏璧是首个系统地七十二泉写诗的人。这些诗真实、生动地描述了明代前期济南主要泉池的风貌，这对我们认识当年济南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情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。二是晏璧把趵突泉排在众泉的首位，说“趵突独称第一泉”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趵突泉定为“第一泉”的人。应该说，他的这一定位是客观正确的，既得到社会认可，也被专家所采用。此后乾隆皇帝又封趵突泉为“第一泉”，清代文人王钟霖还将“第一泉”勒石刻碑，立于泉上。至今，趵突泉这“天下第一泉”的位置仍稳如泰山，无泉可及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魏银科 美编：陈明丽 组版：刘焱